

中国现代经典文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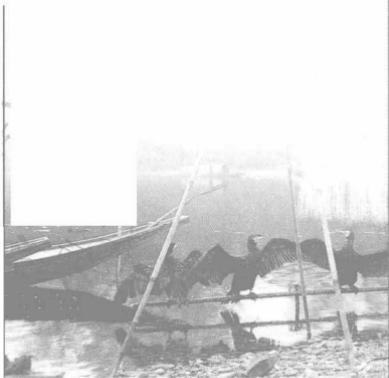
冰心

小—只



冰 心

一 只 小 鸟



责任编辑:黄 潘

封面设计:剑 虹

中国现代经典文库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

北京市飞达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50 字数:3500 千

1998 年 11 月第一版 2004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5001—8000 册

ISBN7-204-04812-1/I·893

每册定价:29.80 元

目 录

散 文

二十一日听审的感想	(3)
“破坏与建设时代”的女学生	(5)
我做小说，何曾悲观呢？	(12)
晨报……学生……劳动者	(15)
遥寄印度哲人泰戈尔	(16)
“无限之生”的界线	(17)
画——诗	(21)
圈儿	(23)
我	(24)
除夕的梦	(25)
笑	(27)
石像	(29)
法律以外的自由	(30)
五月一日	(32)
我 + 基督 = ?	(35)
宇宙的爱	(37)
山中杂感	(39)
图画	(40)
回忆	(41)
问答词	(42)

非完全则宁无（一）	(45)
非完全则宁无（二）	(46)
非完全则宁无（三）	(48)
梦	(50)
“除夕”	(53)
十字架的园里	(55)
闲情	(57)
往事（一）	(59)
到青龙桥去	(79)
好梦	(84)
往事（二）	(87)
南归	(115)
新年试笔	(144)
寄小读者四版自序	(146)
寄小读者（通讯1—29）	(148)
山中杂记	(249)
再寄小读者（通讯1—4）	(264)
我最尊敬体贴她们	(274)
我的择偶条件	(278)
我的母亲	(282)
我的教师	(287)
叫我老头子的弟妇	(292)
请我自己想法子的弟妇	(297)
使我心疼头痛的弟妇	(301)
张嫂	(306)
我的朋友的母亲	(311)

《关于女人》后记	(321)
回忆“五四”	(325)
冰心自传	(330)
我的故乡	(333)
我的童年	(342)
童年杂忆	(354)
我到了北京	(363)
我的父母之乡	(369)
我的第一篇文章	(372)
我入了贝满中斋	(374)
我的大学生涯	(382)
我家的对联	(392)
我从来没觉得老	(395)

小 说

两个家庭	(399)
秋雨秋风愁煞人	(409)
世界上有的是快乐……光明	(423)
一个军官的笔记	(427)
月光	(431)
最后的使者	(436)
烦闷	(440)
寂寞	(452)
第一次宴会	(465)
小桔灯	(475)

散文

二十一日听审的感想

二十一日早晨，我以代表的名义，到审判厅去听北大学生案件的公判。我们一共有十一个人，是四个女校的代表。那时已经有九点多钟，审判厅门口已经有许多的男学生。以后陆续又来了好些。我们向门警索要旁听证，他们说恐怕女旁听席太仄，不过有一条长凳子，请我们举四位代表进去。我们谁也不愿意在被摈之列，就恳切对他们说，“地方如实在太仄，我们就是站着，也愿意的。”他们无法，就进去半天，又出来对我们说，“只限你们十一个人了。再来的代表可真是没有地方了。”我们就喜喜欢欢的进去。可怜那些后来的代表，真是不幸望门而不得入了。

开审以后的情形，虽然我也有笔记，但是各报纸上都记载得很详细，便不必我再赘了。

旁听证后面写着各条的禁令内有一条是“不准吸烟吐痰”，但是厅上四面站立的警察不住的吐痰在地上。我才记得这条禁令，是只限于旁听人的。

刘律师辩护的时候，到那沉痛精彩的地方，有一位被告，痛哭失声，全堂坠泪，我也很为感动。同时又注意到四位原告，大有“躊躇不安”的样子，以及退庭的时候，他们勉强做作的笑容。我又不禁想到古人一句话，“哀莫大于心死。”唉！可怜的青年！良心被私欲支配的青年！

审判的中间审判长报告休息十五分钟。这个时候，好些

旁听人，都围在被告的旁边招手慰问，原告那边静悄悄的没有一个人。我想被告的自有荣誉，用不着人的怜悯，我们应当怜悯那几个“心死的青年”。

自开庭至退庭一共有八点钟，耳中心中目中一片都是激昂悲惨的光景。到了六点钟退庭的时候，我走出门来，接触那新鲜清爽的空气，觉得开朗得很。同时也觉得疲乏饥渴，心中也仍是充满了感慨抑郁的感情。

晚饭以后，我在家里廊子上坐着。墙阴秋虫的鸣声，茉莉晚香玉的香气，我也无心领略，只有那八点钟的印象，在脑中旋转。

忽然坐在廊子那一边的张妈对我说，“姑娘今日去哪里去了一天？”这句话才将我从那印象中唤出来，就回答她说，“今天我在审判厅听审。”随后就将今天的事情大概告诉她一点。她听完了就说，“两边都是学生，何苦这样。”又说，“学生打吵，也是常事，为什么不归先生判断，却去惊动法庭呢！”我当时很觉得奇怪，为何这平常的乡下妇女，能有这样的理解。忽然又醒悟过来说，不是她的理解高深，这是公道自在人心，所以张妈的话，与刘律师的话如出一辙。

我盼望改天的判决，就照着他们二人所说的话。因为这就是“公道”，这就是“舆论”。

（原载 1919 年 8 月 25 日《晨报》）

“破坏与建设时代”的女学生

“女学生”这三个字，是近数十年来发生的新名词。社会上对于这三个字，眼光不同，观察不同，对待不同。大约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一) 崇拜女学生的时期。这个时期，大约在风气初开的时候。“自由”、“平等”、“革命”等等的名词思想，弥漫于一般青年的心里。同时这“女学生”、“女子参政”、“男女开放”等名词也随着进入到中国。这时候社会所观察的“女学生”和“女学生的模范表式”是欧美“女学生的模范表式”，看见她们怎样的文明，怎样的高尚，怎样的得社会赞同信仰，以及女学生怎样的图谋“参政选举”、“男女开放”都羡慕惊叹的了不得。因此就生出许多的“中国女学生”来，她们的“目的”、“思想”、“行动”，都是完全的模仿欧美女学生“模范表式”，便也竭力的图谋“参政选举”、“男女开放”，推翻中国妇女的旧道德，抉破中国礼法的藩篱。种种嚣张的言论行为，也居然可以得一部分“不明外情的人士”的赞赏。于是这女学生便愈出愈多，就闹出种种可怜可笑的事实，大受旧社会的鄙夷唾骂。那些新人物也看出“欧美女学生”的言论行为，和“中国女学生”的言论行为，是大不相同的，于是他们也讥笑“中国女学生”，说她们无资格无价值。这“女学生”三个字变成了女界中最不良分子的别名，这就是中国女学界最黑暗的时代。也就使社会对待女学

生的心理，转入厌恶女学生的时期（即第二时期）。当这个时代，女学生的名誉，既然一落千丈，这入校求学的女子就少了许多。因为不问是新旧人物，都觉得这女学校，是一个“女子罪恶造成所”，不愿意他们的子女去沾染这样的恶习，败坏了自己的名誉。可怜那些真心求学的分子，便受了不良分子的拖累，只得仍去受那“旧家庭的教育”。这时代中国女子教育的一线曙光，已经是摇摇欲灭的了。然而……假如世界上没有“黑”就不能显出“白”；假如世界上没有“恶”就不能显出“善”；假如没有“第二时期的女学生”，就不能够产出使社会注意的“第三时期的女学生”。

我写到这里，心中充满了快乐与希望，要笔歌墨舞，大声疾呼的对社会说：“你们所厌恶的女学生，已经过去了！你们所崇敬的女学生，已经渐渐出来了！”因为“第三时期的女学生”的“目的”、“思想”，渐渐的从空谈到实际；她们的“言论”、“行为”渐渐的从放纵趋到规则；他们的“态度”渐渐的从浮嚣趋到稳健。“第一时期女学生”的前车不能不使她们惊心动魄，发愤自强，要竭力的挽回社会厌恶女学生的心，要竭力的造成中国女子教育的新基础；要引导将来无数的女子进入光明。破坏也是她们，建设也是她们。她们不能不惹起社会的注意，因为她们所担负的，是二万万女子万世千秋的大幸福。这幸福可以被她们捧上九霄。也或者被她们推落地下。这是艰苦卓绝的事业。这是很有希望的事业。看呵！这等的事业，是何等的庄严，何等的灿烂！

怎么样方能作成这样的事业？就是要得社会的信仰。怎样方能得社会的信仰？就不能没有我们自己修养的工夫。

写到这里，不禁叫我十分惭愧。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第三时期的女学生”。以下所要说的“消极条件”，我自己还没有完全除去。那“积极条件”也还没有完全进行。如何敢说出来，请别人采用呢？

我已经没有“振笔直书”的勇气了。忽然又想起孔子所说的两句话：“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两个“欲”字，实在用得有意思。因为这“欲”字不过是愿意，是盼望，并没有说必须自己做到以后才可奉劝别人，不然孔子为何不说“己能立而立人己能达而达人”呢？

既然孔子在三千年前说下这两句话为我解围，也不由得我不往下写了。

以下所说的各节，本来应当分出条目，但是我不愿意拿“条目”去束缚限制我的思潮，也因为我是想起一段意思，就写出一段来，所以就也不分“条目”了。

1. 我常见得有些女学生，在应酬宴会的地方，她们的装饰，十分惹人注目，不中不西，不新不旧，那一种飞扬妖冶的态度，还是带着“第一时期女学生”的色彩。这是最能打倒“社会的信仰心”的色彩，这是最危险的色彩。因为社会要凭着服饰断定我们的人格，因此我们对于交际上的服饰，不能不有节制。就是衣裙的颜色要用“稳重的”、“雅素的”样式，要用“平常的”、“简单的”。至于首饰也是这样，除了有用的如手表之类，其余晶莹闪烁的珠钻玉石，反足以贬损我们女学生的价值，总以不用或少用为好。

2. 我们也要避去那些“好高骛远”、“不适国情”的言论。因为这种的言论，社会已经从“第一时期女学生”的口中，听得厌烦了，并且也觉得没有价值了。不但不能改换社

会的眼光，反要惹社会的轻藐讥笑。因此我们要挑那“实用的”、“稳健的”如“家庭卫生”、“人生常识”、“妇女职业”这种的题目，去开导那些未得着知识的社会妇女。不但可以收实效，并且也是积极的治本办法。

3.“剧场”、“游艺园”这等的地方，都含着有“喧嚣华靡”、“光怪陆离”的意味，最能刺激我们的神经，扰乱我们的思想。它在人脑中的印象，能够遗留到数十小时（有时还可以延长），这数十小时的刺激扰乱，就不能不损害我们沉静的脑筋，优美的思想。所以这种的刺激扰乱，要是常常的与我们接触，就是一件最危险的事情。我们应当防备。不要走到“不正当的刺激”里面去。

4. 同时也要以“学术演讲会”、“音乐会”、“古物陈列所”和“隔绝尘嚣的园林”这种的地方去替换这“剧场”“游艺园”。因为这一类的地方，是“正当的”、“趣味的”、“高尚的”，能以清洁疏散我们的脑筋，活泼我们的思想，使我们的学问知识有“课本”以外的增益辅助。这是造成我们修养我们的“正当的刺激”，我们不可不常常领受的。

5. 我们到了脑筋疲倦的时候，往往随意的将“课本”以外的书籍取来阅看。因此这书籍就成了常和我们亲近的一种消遣品。因为我们既然以它当作消遣品，没有什么大关系，也就没有严格的选择。然而，这书籍“刺激神经”、“扰乱思想”的程度比“剧场”、“游艺园”更要高些，力量也就大些，结果能够移动我们的意志，变迁我们的思想。曾记得从前我的书桌上面，无意中放了一本《新中国少年之模范》，和一本《西游记》，有时我随手拿起《新中国少年之模范》来疏散脑筋，这一天的思想，便拘谨一些。要是拿起《西游

——一只小鸟——

记》，这一天的思想，便荒诞一些。以后我自己觉得奇怪，为何我的思想常常的变动？细细推想，才知道是这两种书籍在无意中左右的支配我。以后便试将《西游记》放在不常接触的地方，这荒诞的思想，便不来扰乱我的脑筋了。因此我确信我们若是将各种有价值的“新闻”、“杂志”，放在接近的地方，使我们随手翻阅的时候，都是这种的消遣品，那无形中的神益，便比“学术讲演会”、“音乐会”更是不可限量的了。

6. 我们更要时时注意到世界的“新潮流”、“新知识”、“新发明”、“世界和国家的大事”和“欧美近代女子教育的趋势”、“我国妇女界今日的必需”。同时我们不能不有我们各人的眼光，各人的意见，各人的判断，然后用文字写记下来。这样便于我们的“思想”、“文字”和将来的“服务”上，都是有很大的益处的。对于第四条的“学术讲演会”、“古物陈列所”和第五条的“新闻”、“杂志”也最好有同样的笔记。

7. 春天的花，秋天的月，江边晚霞的颜色，出山泉水的声音，以及宇宙间形形色色都是“天然之美”，非常的华妙庄严，最合于女子的心理。在这时也最容易生出一种拔俗出尘的“感想”和“理解”。同时如能够将这“感想”和“理解”，用文字写出来，便是“没有一毫刻划造作极其可爱”的“天籁”、“人籁”。这不但是一种最高尚的消遣方法，也能练成我们随时随地注意研究宇宙万物的惯性。并且能以引导我们的“思想”、“文字”，渐渐的趋到活泼神妙的境界里去。对于第四条的“音乐会”、“隔绝尘嚣的园林”也应当有同样的笔记。

8. “朋友”也有左右我们“意志”、“思想”的能力。这个题目已经过中西古今的人物讨论得十分透彻，再说也没有意思了。

9. 我们应当借着校内的“恳亲会”、“毕业会”、“音乐会”等等与社会接近。因为这是“秩序的”、“精神的”，也是“庄严优美的”感情。能以使社会起敬起爱的。现在已经渐渐的有了男女“团体”和“个人”的交际，但是若没有必要的时候，似乎不必多所接近，因为这种的交际很容易引起社会的误会心。

10. 我们建立事业的“目的”，要“通俗的”、“积极的”、“普通的”从根本上做起，如“普及教育”、“改良家庭”等等。因此我们要常常注意到“家事实习”、“儿童心理”、“妇女职业”等等。因为事前若没有预备，当事便莫知所措，我们所学习的也就等于虚文不能运用了。其余的职业如“美术”、“音乐”等等也不是不可学习。不过以中国的现势看起来，我们不得不从那最需要的着手进行了。

敬爱的女学生呵！我们已经得了社会的注意，我们已经跳上舞台，台下站着无数的人，目不转睛的看我们进行的结果。台后也有无数的青年女子，提心吊胆，静悄悄的等候。只要我们唱了凯歌，得了台下欢噪如雷的鼓掌，她们便一齐进入光明。假如我们再失败了……那些台下的观者，那些台后的等候者，她们的“感触”如何，“判断”如何，“决心”如何，我们也可以自己想象出来的。但是我们自己又怎样呢？唉！闭居小村的威廉帝，放流荒岛的拿破仑，他们的失望，他们的打击，他们的深悲极恸，还不及我们的万分之一。因为他们所图谋的是数百年一已的功业，我们所图谋

——一只小鸟——

的是永远无穷数千万人的幸福。他们的失败，只关系自己。我们的失败，是关系众生。

我所敬爱的女学生呵我们要和社会的心理奋斗，要将他们的厌恶心理挽回过来。不但求他们的信仰，也要将他们所崇拜的“欧美女学生”的基础，建立起来。将他们所崇拜的“欧美女学生的模范表式”，在数十年以后，实现出来。好使他们思念我们，感激我们，讴歌颂赞我们。我们要得如此巨大的结果！我们应当怎样的预备！怎样的进行！

敬爱的“第三时期文学生”呵！我们从今日起，要奋斗！要开始和社会厌恶“女学生”的心理奋斗！

(原载 1919 年 9 月 4 日《晨报》)